

謝挺字等著

驗收員



謝挺宇等著

驗 收 員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驗 收 員

謝挺字等著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170) 字數：123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6\frac{7}{8}$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20000

定價(6) 0.68 元

封面設計：茹辛

目次

信·····	董偉(一)
夜渡·····	謝挺宇(二五)
驗收員·····	謝挺宇(四六)
草原上的新路·····	扎拉嘎胡(七五)
董青河上·····	蔡天心(九)
換地·····	王榮偉(一四)
在水泉村·····	江帆(一七五)
一條褲子·····	崔璇(一九四)

信

董偉

一

『天上的星星數不盡，生產中的竅門找不完。』蔡忠國和周世訓，下了一番苦心，起五更爬半夜的絞了十來天腦汁，琢磨出一個竅門來——要製作一套萬能卡盤。就在國慶節的前一天，畫好了圖紙。周世訓擎着圖紙，照量過來，照量過去，蔡忠國站在旁邊，歪着個頭兒直咂吧嘴，兩個人瞅着紙上的紅槓槓、藍道道，就像是瞅着自己剛生下來的胖胖小子似的。那個美勁兒，就別提啦！照量够了，周世訓美滋滋的就把圖紙遞給了工長兼合理化建議委員會委員趙連成。趙工長接過去，掃了兩眼說：『研究研究吧！』

一天，兩天，……一個月過去了，這件事情就沒了影啦！

周世訓搖了搖頭，喘了口粗氣說：『竹籃打水一場空啊！一番心血都白費了。』

蔡忠國上牙咬着下牙，兩隻大眼擱忽擱忽，說：『不能白費，一定要追出個子午卯

西來。』

二

這一天晚上，天黑的對面不見人，風颳的真大，雨下的一陣比一陣緊，瓢潑似的打在瓦楞上。

吃過晚飯，蔡忠國敲了敲板壁子，周世訓就從東屋過來了。兩個人盤着腿坐在熱炕頭上，中間擺了一張紅漆的小炕桌，桌子上擺了筆墨、硯台，還有一打子白紙，兩個人臉對臉的就寫起信來了。蔡忠國念叨一句，周世訓就往白紙上寫一句。

這時，蔡忠國的愛人正在廚房裏刷鍋洗碗，只聽得丈夫說：『……卡盤啦，圖紙啦……』還說甚麼：『已經交給了工長……』她心裏就想：『這準是又提了甚麼竅門，兩個人又要澈宿拉夜的研究啦！上月兩個人研究了個甚麼竅門……每天一下了班，就到這疙瘩來啦！晝呀，晝呀的，畫了十來個晚上……那一回呀！可是化費了一番心血。他，三四天沒回家，急的我心裏火燒火燎的，一趟趟的給他打電話，叫他回家休息，可是人家也不回來。後來聽他自己叨念：有一天夜裏還叫勞保委員把他鎖在辦公室裏，叫他睡覺，誰知道，他兩隻眼瞪的跟兩盞燈一樣。……勞保委員想的妙啊！鎖住了人，還能鎖

住了心嗎？』她想到這裏，朝屋裏看了一眼，看見老蔡那張又黑又紅的臉，她輕輕裂着嘴兒笑了：『怎能叫人不心痛呢！……』

她爲了不打攪丈夫的工作，把鍋碗收拾停當了，就端出針線篋籬來，輕輕的關上了門，一個人坐在廚房裏，給老蔡縫那件快要做好了的外衣。

老蔡和老周足足寫了一個來鐘頭，才把這封信寫完了，老周把信從頭到尾念了一遍，老蔡一字不漏的都聽完了，說：

『行，就這樣吧！明天早晨上工，就投到人民意見箱裏。』

老周巴搭巴搭抽了一袋煙，又把信拿在手裏，翻過來，調過去看了好幾遍，還有些遲遲疑疑的說：

『行嗎？老蔡，你看行嗎？』

『這有啥不行的？人民監察室，就是要聽取大夥的意見，只要咱把話說的一清二楚就行啦！這又不是三篇文章兩首詩，還要有板有眼的……』

過了一會兒，老周就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咱們辦事要留個後步，可別一步就跨到溝裏去。』老蔡沒聽懂老周的意思，就說：

『看你，說話含含糊糊的，淨給人悶葫蘆兒。』老周爬到小桌子上，差不多是貼着老蔡的耳朵說出來的：

『咱給人民監察室寫信，就等於告了趙工長一狀啊！』老蔡沒吱聲。老周又說：

『你想想，這不是越着鍋台就上了炕啦嗎？』

老蔡連『哽兒』也沒打，就斬釘截鐵的說：『鍋台擋害嘛！就扒拉它一邊子去。』

老周搖了搖頭說：『我看咱想的還是不周全哪！如果把趙工長的思想談通了，事情就好辦啦！說不定就給解決啦！』他看了老蔡一眼接着說：『你看明兒咱把這封信往上一遞，老趙這個臉可往那裏藏啊！再說，咱和老趙都是多年的老夥友啦！……』他又看了老蔡一眼，好像是向老蔡求情似的說：『這事不太叫他寒心哪！』

蔡忠國聽了周世訓的話，他心裏很冒火。他沒想到：老周昨天口口聲聲答應寫這封信，怎麼今天寫完了信，他的思想一下又變了，『老周腳後跟多嚙能站穩呢？』別看老蔡是三十二歲的大漢子了，心眼確是個直性子，他心裏想啥，嘴裏就說啥，當時，他把臉一沉，氣呼呼的就說：『我算看透你啦！又想把竅門製作成功，又怕老趙寒心，就像一個人又想吃魚，又想吃熊掌一樣，魚和熊掌不可得兼哪！』他停了一下，又平了平氣說：『我看你呀！還是把腳後跟站穩當點吧！爲咱們增產節約任務想一想。別忘了你

自己說的話：「咱們腦瓜子上，可頂的個工字啊！……。」

老周一見老蔡生氣了，他就覺得自己是缺點『理』，笑謎謎的說：『你發啥急呀！凡事得商量着來，怎樣恰當就怎麼辦。我的意思是：你再和趙工長談談，把這個竅門的作用跟他交待清楚了，叫他心裏有了底……』

老蔡接上去說：『你去跟他談吧！』

老周說：『我說話他當個耳旁風，不起作用。』

老蔡嘆味的就笑了，說：『你跟他說他當耳旁風，難道我跟他說，這風就入耳了嗎？』他停了一下又說：『說甚麼我也不跟他談了，一談就碰一鼻子灰，我都嫌絮煩了。你算算看，我跟他談過幾次啦？第一次我找他談，他說：「研究研究再說。」一研究就研究了半個來月；第二次我又去催他，他說：「要排進度。」昨天我不是又去追他啦嗎？當時你也在場，他說的話你也聽見了，那叫什麼話？說：「你一口咬不着個豆就急了，也不能光爲你們一個小組着想啊！要樹立全面觀點，要爲整個車間想一想，如今咱們車間提出了三十多件竅門，要一個一個的解決，要一件一件的排進度……。」』

老蔡說着，就氣乎乎的往被垛子上一靠：『我看這個進度要排到那一年那一月，等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了，這個竅門早就變成笨門啦！』

老周瞅着老蔡的臉，說不出一句話來。

外面的雨『嘩嘩嘩……』又緊起來了。

『砰，砰……』外面有人敲門，老蔡的愛人放下針線，就去開門。周世訓一聽打門，急急忙忙的把寫好了的信藏到桌子底下去。他一想：『小桌底下太顯眼……』就慌里慌張的把信掖在屁股底下。他覺得好像做了甚麼虧心事一樣，心裏忽搭忽搭直跳，他抓過小煙袋來，裝上了一袋煙……。

老蔡的愛人一開門，原來是趙工長的愛人來了，老蔡的愛人就問她：『下這麼大的雨，你有啥事嗎？大嫂。』

老趙的愛人一進門，就摘下頭上蒙的手巾，頭髮梢上還直滴水呢！兩個肩膀也濕了兩大塊。她一邊擰着手巾，一邊說：『老蔡兄弟，你大哥怎的這時候還不回來？』

老蔡說：『他呀！忙二虎啦！整天價除了開會就是開會，又不知開啥會啦！』

老周接過去說：『聽說銑工小組開會，研究小組的作業計劃……』

老趙的愛人一屁股坐在炕沿上，說：『也不知道你大哥整天瞎忙個啥，每天是一樣，天，黑了黑了也不回來。別人一下了班，就坐上廠子裏的大汽車回來，可是他呀！一年三百六十天，沒有一天是趕上汽車回來的，多嚮也是半夜裏走着回來。叫人提心吊

膽的。』

老周笑着說：『當工長的差事可不簡單啦！就跟個當家人似的，鍋、碗、瓢、盆、油、鹽、柴、米……啥事也要管哪！』

老趙的愛人氣的臉蛋子通紅，就叨念開了：

『天天晚上，把飯做好了，大人孩子都盼着他回來，熱湯熱水的吃點，俺那大小和二小，一趟一趟跑到十字路口去看他爸爸回來了沒有……。就別提啦！一家子人的心哪！就在他一個人身上，等啊！等啊！……等了半夜，飯也冷啦！菜也涼啦！怎辦？幹了一天活，你能叫他吃涼的嗎？你就得架起爐子來，給他熱熱……。』她掃了老蔡的愛人一眼又說：『你是不知道哇！大妹子，多啗也是一晚上把飯熱好幾回，剛熱了又涼啦，涼啦，還得給熱……。氣的人哪！心裏都冰涼……。』

老蔡又是氣，又是笑，他就一板正經的說：『叫我有這麼個漢子，我就不給他熱飯吃，天天叫他啃冷窩窩頭去，連饅頭都不給吃，回家來還罰他跪到大天明……。』

老趙的愛人撲哧的笑了，把嘴一噘說：『那你倒捨得……。』

大家嘻嘻哈哈的笑了一陣子。

外面的雨聲小了一點，老趙的愛人就起身要走了，老蔡說：『把雨傘帶上吧！』

老趙的愛人說：『不用啊！房前房後的，又不是遠道兒。』老蔡的愛人趕忙把自己的
一條乾淨的花手巾遞給她：『蒙上這個吧！』老趙的愛人也沒說甚麼，就把手巾蒙在頭
上，一邊往外走，嘴裏還叨念：『就是不放心哪！住到這個大城市裏面，街上車呀、
馬呀的……』

老蔡說：『你放心吧！大嫂，如果把趙大哥丟了，我給你去找！』

老蔡的愛人送她到門口，說：『回家哄着孩子們睡吧！別老惦記着。』

老趙的愛人小聲的說：『話是那麼說呀！可怎能不惦記呢？大妹子，咱們女人家就
是這樣，……可是人家呀！一進了工廠，早就把家扔到腦瓜後頭去啦！』

老趙的愛人一走，周世訓就從屁股底下抽出了那封信，說：『吓了我一跳，我當是
誰來了。』

老蔡笑着說：『快四十歲的人了，長了那麼個小膽，就跟個小貓似的。……』兩個人
一笑就完事了。

過了一會兒，老周自言自語的說：『深更半夜的，下這麼大的雨，颳這麼大的風，老
趙太辛苦啦！』

蔡忠國皺着個眉頭說：『我看他這樣幹下去，不改變那個作風啊！可真够嗆，整天

是東抓一把，西抓一把，抓來抓去，抓不住工作中心，不但是工作受損失，就他那身板呀！跟棵大高粱楷似的，可也折騰不上幾年啦！』

兩個人都不吱聲了。

桌子上的鐘『噹噹……』的敲了九下，老蔡說：『時候不早啦！老周大哥，這事咱也談定了吧！反正咱們倆，我也了解你，你也摸得着我的脾氣，誰也不係外，你說句良心話，你到底是不是同意不同意？』

老周笑了說：『我多嘴說不同意來，如果不同意，我還不親手寫它啦！』他說着，就拿過信封來，把信裝進去，放在桌子上。

老蔡又把信掏出來，從頭到尾仔仔細細看了一遍，生怕漏了字，他看完了，覺得老周真不簡單，寫的頭頭是道，那小字兒寫的比中學生寫的還花堂呢！他看着信，就從心眼兒裏望外樂。可是一看信的末尾沒簽人名，他就說：『老周，咱們要把名字寫上，把戳子也蓋上去。』

老周吞吞吐吐的說：『不用寫名字吧？還用得着蓋戳子嗎？……那上面都寫的明明白白的，是三車間磨工組。』

老蔡也沒吱聲，拿過信來，就簽上了兩個人的名字，然後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端端

正正的打了一個四四方方的紅印。這一切都完了，他才說：『明人不作暗事，該怎的就怎的。』

老周一看這風向就是朝這面颳了，他沒話可說了，就慢騰騰的從自己的制服兜裏，掏出了戳子，輕輕的蓋在自己的名字下面。

三

『十月天，一天十八變。』下了一夜雨，颳了一夜風，鷄叫二遍的時候，星星們就從烏雲裏鑽出來了，眨巴着剛剛洗過的、亮晶晶的小眼睛。

天剛朦朧亮，蔡忠國就被他愛人拉風箱的聲音驚醒了。他爬起來，就敲了敲板壁子，周世訓隔着牆說：『半夜就醒啦，飯都吃到肚子裏啦，就等着你哪！』蔡忠國沒吱聲，急急忙忙洗了把臉，三口兩口就扒拉完了一碗大米飯，然後，從枕頭底下，拿出夜裏寫的那封信來，揣在褲兜裏，轉身出了門，老周站在自家門口等着他，兩人打了個招呼，一塊走了。

剛下過大雨，路上很滑，兩個人一脚高，一脚低，沿着松花江邊走了半個多小時，才到了工廠。

此時，夜班的燈還亮着，機器還在忽隆忽隆直轉。老蔡和老周進了工廠大門，沒往車間去，一直就奔大樓走去。

在樓梯口上，掛着一個天藍色的、長方形的小箱子，上面寫着紅字：『人民意見箱。』說話之間，天就大亮了，大樓外面陸陸續續的就有人走動了，老周小聲小氣的跟老蔡說：『不行啊！人來人往的……。』老蔡想了一下，就從褲兜裏掏出那封信來，交給老周說：『我到門口瞅着點，你就快點往裏扔。』

老周手裏拿着信，掖在衣襟底下，心裏咕咕蛹蛹的，就好像有個小蟲子在裏面爬似的，哆嗦了半天，那手也伸不出來，老蔡站在門口擺了兩下手，那意思是說：『扔啊！扔啊！』老周搖了搖頭，那意思是說：『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

老蔡瞅了瞅沒有人來，兩步就搶到老周的面前，一把奪過那封信來，打了個轉身，就扔在箱子口裏了，以後，拉了老周一把，兩個人急急忙忙到車間去了。

周世訓今天上了班，一顆心就好像沒在肚子裏，淨幹忘魂的事兒，擎起了搬子，却忘記了拿螺絲，把上了活兒，才去找圖紙，他的心哪，好像被一根長線牽着的風箏一樣，在半空中飄來擺去，一會兒飄到東頭，一會兒又飄到西頭，他想：『趙工長這一下子可够哈啊！人要臉，樹要皮，這叫他的臉往那疙瘩藏啊？……上級給一頓批評還沒哈，可是在

羣衆大會上檢討……叫他怎麼下得來台呢？……檢討完了，又該怎麼辦？……」他冷丁的想起：『如果撤了他的職，那可是我害了他啦！……』他愈琢磨，心裏就愈痛苦，好像有許多毛毛蟲啃着自己的心邊邊似的。他喘了一口粗氣：『唉！多年的老交情啊！一封信，就埋到陰溝裏去了！』

他想起：

『一九四八年，國民黨完蛋的時候，工廠被破壞的，叫人不敢抬起眼來，到處是破銅亂鐵，到處是一片瓦礫，貴重的儀器被強盜們搶走了，機器上的零件也被搶走了……。就在那時候，工友們自己組織起來，保護工廠。周世訓和趙連成守着××馬力的大電滾，兩個人躲在地窖子裏，昏天黑地，吃沒吃的，喝沒喝的，誰敢出去送命？可是老趙啊！他，猛着膽子，趁着夜黑頭，避開特務們的眼睛，一個人跑回家去，帶回一兜野菜摻着雜合麵蒸的窩窩……就這樣，一守守了半個來月呀！我們的隊伍才進來了。』

他又想起：『抗美援朝一開始，他們從南滿來到北滿的時候，松花江上的冰啊，裂着那麼寬的一個大口子，人們在上面走，冰塊就咯吱咯吱的響，每一個人，心都冰涼了，可是老趙啊，他，真是好樣的，他戴着兩個耳朵的大皮帽子，走在大夥的前面，「呼呀」